

中国
列车
文库

梦
幻
王
国
好
莱
坞

1718.5/31

版
社

梦
幻
王
国
好
莱
坞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列车文库

大卫·尼文著



梦幻王国好莱坞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BY SOL

• 目 录 •

- 好莱坞的黄金时代 (1)
- 临时演员罗玛丽 (19)
- 两位电影皇后 (45)
- 最高的跑道 (77)
- 我们的小姑娘——美茜 (131)

好莱坞的黄金时代

• “游戏文章”

——大卫·尼文自序

• 神秘而遥远的
“世外桃源”

• “制造梦幻”的
电影艺术王国



1118275

6Y90111

“游戏文章” ——大卫·尼文自序

当你在一家书店里，翻阅着这本书的前几页，并在考虑着是不是值得你花上那么几个钱的时候，我建议你，此刻不妨背对着店员，再看上几页，因为接下来就是对这本书的内容所作的一个简短的介绍。

作为一个演员，首先得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，否则他就干不成这一行了。而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最高行动就是坐下来，写上那么十几万字来吹嘘自己。而我，在那本《月亮是个气球》的书中，已经吹嘘过了。所以，亲爱的读者，你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，这不是大卫·尼文的一本自传——至少不是有意写他自己的传记。遗憾的是，演员总有一种强烈的愿望——要占据舞台的中心，因此，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想退居幕后，可有时还是免不了要走到前面来，为此，我向读者致歉。

这是一本关于“好莱坞”的书，可是并不想详细地介绍，因为诸如此类的工作已经有

人做过了。当然，这幅画布是太大了，我的一支小小的画笔只能在它的一个角落上涂抹一点色彩——这就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六〇年间，“好莱坞”二十五年的状况。我在那里是从“临时演员”做起的（或者说是从“临时演员”开始向上爬的——究竟怎么说，还是请读者自己去判断），因此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：我是“好莱坞”的一部分。在这本书中，我并没有打算按时间顺序来叙述，但由于我是根据我和这些人接触的时间而来谈他们的情况，因此事件也就有可能是按时间的推移来叙述的。

这本书所涉及的一段时间，通常被认为是“好莱坞”的黄金时代。或许事实确实也是这样，但也可能并不是这样。不过，这段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我也并没有企图去证明那些日子的“好莱坞”要比今天的更好一些，没有，我没有这个企图。

当前的“好莱坞”兴旺发达，人才倍出，管他们的是联合企业家、律师、银行家、使用计算机的人和一小部分经理人，然而那时的“好莱坞”同样也是人才济济，所不同的是，控制他们的是大量专横武断的影界巨头，

搞的是裙带风和黑名单。

一九三五年——一九六〇年间的“好莱坞”是个乐土，它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少关联。它是一个方兴未艾、蓬勃发展的企业——人类发明的一种巨型的集体娱乐方式。如果说夸张已经成为那儿的惯例的话，那么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：一个“大明星”可以在一个星期里收到两万封来信，全世界的报纸每天都要用几页的篇幅，来报导“好莱坞”明星们的“起居生活”和小道新闻。“好莱坞”有友情、慷慨、刺激、忧虑、成功，也有失望，唯独没有灰蒙蒙的烟雾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在这片高高的乐土上，也很少有人认识到过去的平静环境已经被粉碎，旧时的标准，包括对那种千篇一律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“好莱坞”就象一个健康条件已经变坏了的重量级运动员，已经承受不住“敌方”的第二次进攻——这是指电视的大量涌现。电影界象鸵鸟似的用两只翅膀紧紧地捧着头，希望“敌人”能自己撤退，也因此，它差一点儿倒下或许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但是，在“好莱坞”改弦易辙之前，电影界的巨头们仍然紧紧地抓住他们所开创的这

项事业不放。要知道他们毕竟是娱乐界的第一流的主持人；每周有两亿多观众花钱去观看他们的作品；就连影院的霓虹灯也经常闪耀着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名字：嘉宝、克拉克·盖博、弗莱德·艾斯坦、贾莱·古柏、玛琳·黛德丽、贾利·格兰特、查理·卓别林、亨弗莱·鲍嘉、裘蒂·加伦、凯瑟琳·赫本、埃洛尔·弗林和蓓蒂·黛维丝等。我敢说，“好莱坞”是一块神奇的画布，我愿意为它增添光彩，拍摄美丽的倩影。

神秘而遥远的“世外桃源”

当格特鲁德·斯坦茵到“好莱坞”稍作逗留回到纽约时，有人问她：“那个地方——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”

这位聪明的女士略作思考后回答说：“那个地方——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地方。”

要给读者介绍一下这个自称为“世界上最迷人的首都”的地方，最好还是先读一读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状况。因为这本书叙述的虽然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六〇年间的事（战争风云使洛杉矶的人口和汽车数字猛增

一倍),但在那个时候,“好莱坞”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和新鲜空气的。说得准确一点是,那时,每一平方英里只有四个人,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工业,交通运输也比美国其他的任何城市差。天空晴朗,没有一点“烟雾”——这两个字并不是当地人想出来的,而是从格拉斯哥市借来的(那个地方从本世纪开始就经常使用这两个字)。在后面,读者可以看到一份男女演员的名单,那些演员都是在一年中和某家最大的影片公司订了合同。读者还可想象电影巨头们在影界风流人物身上所作的投资,以及企业家雇佣这些天才人物时可能碰到的种种麻烦问题。

从美国东海岸到洛杉矶通常有四条路可走:(一)坐汽车。那就要快速行驶整整十天,穿越亚里桑纳海和新墨西哥的一大片土地,汽车在飘起肮脏的红土的土地上颠簸飞驰,一天下来还不一定有把握能找到一家汽车旅馆。(二)坐火车。下午六点,乘坐“二十世纪有限公司”的火车,这时可以看到那些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。他们由站在一旁恭候着的车站人员陪同,踩着红地毯,走上卧车,笑容可掬地让纽约报纸的记者们摄影。第二

天早上他们抵达芝加哥，卧车车厢被调到车站叉道上，到了中午才挂上去圣他菲的车头（直到一九三九年，铁路上用的还是蒸汽机车头）。两天之后，列车吐着烟，停在洛杉矶的“联合车站”。那些明星呢，他们象鸟一样地高居在一堆配套行李箱上，听任洛杉矶的报馆记者给他们拍照。（三）坐飞机。这是胆子小的人所受不了的——你想，至少要有十八个小时，神经高度紧张地挤在那没有密封的，多数是不具空调设备的双引擎的飞机里受惊吓。飞机低空飞行，碰到气候恶劣，就很可能一头撞上阿里斯格里山，或者撞上洛杉矶山。或者（四）我就走海路，登上一艘枯燥乏味的轮船，途经古巴，穿过巴拿马运河——这是一条无尽无休的、吉凶未卜的航程。

由于地处圣·安德莱斯断层附近，整个洛杉矶地区经常遭到地震的威胁。那天，当我抵达圣·彼得罗的时候，就从“皮耶斯总统”号的甲板上看到码头上有一群惊慌失措的人，大家都挤在摇摇晃晃的水塔下面，抬起头，盯着那座水塔，不知道它要朝哪个方向倒下来。然而，水塔竟然没有倒塌。等到第二天早上，商业局若无其事地告诉大家：

不要惊慌。也许这就是对我的第一次警告，因为我来的这个地方，是个紧张的、充满惊险的是非之地。

我发现这儿的影界人士经常出入一些他们爱好的游乐场所：海滨、箭头区、大熊山区和棕榈泉的沙漠——这是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划出的一块小小的地区，有一条大街和两家旅馆。他们也很喜欢去圣塔·安尼塔跑马厅，那里有各式各样的乡村俱乐部，并且是“隔离区”，在那儿可以打高尔夫球和网球。这些乡村俱乐部里没有一个黑种人，有几处还拒绝接纳犹太人。为此，犹太社团自己组织了不接纳非犹太族人的俱乐部（后来，这些犹太人发现了大量石油，这使他们得以在排斥他们的人面前洋洋得意）。但最高级的所在地是“洛杉矶乡村俱乐部”，这个地方干脆就拒绝接受吃电影饭的任何人，不管他是属于什么种族、教派或肤色。

大洛杉矶这个城市的发展比原来的城市规划要快得多。这是个并不怎么特别美观的城市，有些象是临时性的建筑，到处是密密麻麻的电线杆子，上面拉满了蛛网似的电线，并且大部分集中在圣·加布利尔山区里一个

马蹄形的地区以及“日落地带”。

“好莱坞”本身是个乌烟瘴气的奇妙的所在。在这里，主要的一条大街是拉·辛尼加林荫道。林荫道两旁耸起喷油的井架，象是做祷告的螳螂，不断缓缓地摇摆着。在覆盖着矮树丛的丘陵上，赫然竖起一根四十英尺长的木牌，一行大字历历在目：好莱坞地区。

另一处郊区——贝伐利山，是大洛杉矶原来规划中冒出来的一块地段。趣味很高而富有远见的罗迪奥水陆游乐公司建筑在一片坡地上。他们请来了伦敦克游花园的专家作指导，在每条街道上种植了不同品种的树木：枫树、木兰、棕榈、珊瑚树、松树、美国梧桐、桉树、榆树、橄榄树、兰花盈树和橡树等。各种树木下造起了形形色色的建筑。在这个战前电影业的中心，谁要能在贝伐利山上有一座房子，那就意味着他事业上的成功。在这个中心地段每平方英里中的私人游泳池以及私人侦探人数，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相比都是首屈一指的。

南加利福尼亚州，据我的看法，样样东西都比别处要大一号——那些在沙滩上把皮肤晒成古铜色的男女青年，无疑地是在自由、

日光和清洁的空气下孕育出来的，一个伟大民族的代表人物——如果说知更鸟有鸽子那么大，成群的蝴蝶象一队队轰炸机是神话的话，那么，采蜜的小蜂鸟身披玳瑁色、朱红色和金色背心在阳光闪烁下自在地飞来飞去这一情景，就把我们带回到现实中来了。

贝伐利山轻松的乡村气氛是很吸引人的。勃朗·德比夫酒店是影界人士云集的场所，在熙熙攘攘的影业社交界中，男人们穿着便鞋、开领衫和运动衣，姑娘们仿效玛琳·黛德丽的时装，穿起令人眩目的男子上装和宽大的便裤。另一些是俊俏迷人的、作为候补演员的女招待。

最受影界人士重视的网球俱乐部位于贝伐利山和西区。其中贝伐利山的网球场更高级一些，网球是高标准，弗莱德·伯利亲自接待来客，还主动让分。不过，我是经常参加西区的网球场的活动的，因为那儿的组织者作出了聪明的决定，他们的指导思想是：漂亮的姑娘打网球，比满身臭汗的专业人员更受欢迎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有一次化妆舞会中来了一个名叫格里格·博察的年轻律师，脸上堆起哈蒙特风琴那样的笑容，臂上

挽着一个十七岁的天仙美女似的拉纳·特娜。

贝伐利山大旅馆的游泳池里冒着氯气。池边上围着一些不被重视的经理人。他们累得两眼通红，满身是汗，靠在池边。他们巧做安排，委托广播员传呼自己的电话。

在场的还有一些写插科打诨台词的作者，他们竖起耳朵捕捉和寻找他们可以用上的轶闻趣事。有时，似乎是心领神会，看不见笑容地说上几个字：“有意思！……有意思！”随后，在小本子里记下一些东西。在游泳池的周围，横七竖八地靠着一些裸露长腿、挺胸收腹、个个穿着包紧臀部的游泳衣和高跟鞋的姑娘们——她们在等待机会。

“制造梦幻”的电影艺术王国

三十年代后期，大多数电影院每两星期换一次节目，内容包括新闻片、卡通片、短片、乙级故事片和甲级故事片各一部。全部节目长达四小时之久，观众坐得屁股发麻，然而其结果是：“好莱坞”兴旺起来了——七家大影片厂之一的“米高梅公司”自夸他们一

家公司每个星期就可以拍出一部故事片。

埃德门·罗是拍摄过多部影片的名演员。他主要是以和维多·麦克拉格兰合作而闻名的。我到“好莱坞”不久就和他还有他的秘书交上了朋友，原因是那位女秘书认为我长得很象埃德门·罗。那一天，我在“派拉蒙电影公司”的大门外，站在一群好奇的、看热闹的人和闲逛的临时演员前面，眼睁睁地望着坐上漂亮的小轿车的大明星们。当时，我嘴里含着一只大软木塞。由于我嘴里塞着东西，长得又象埃德门·罗，引起了那位女秘书的注意。她叫汽车司机把车子倒回头来，把我带去见埃德门·罗。这位大演员显得很和气，满脸笑容地对我说，他正在找个替身，问我是否愿意干这个活儿。我当即向他表示谢意，并且说了我原来想自己当个演员，一面心里想着，这个人长得可真象我的父亲。

“你为什么嘴里含着软木塞？”他问。我向他解释说：“有一个舞台演出多年的个性演员克利夫——他是专门在影片中担任侍者和法官的角色的。他说我的嗓音不行，最近他给我出了个很有用的主意，就是把软木塞含

在嘴里，这样做就可以增加我语音的共鸣了。”

“那么，找一只长的软木塞，孩子，”他说，“最好是德国白酒瓶的——可是我也吃不准，在这个冷僻的地方是否有人喝这种酒——把这只塞子横过来，塞在牙齿中间。当你没有什么其他事干的时候，就做个五、六次祷告，会出现奇迹的。”

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，埃德门·罗告诉我很多关于“好莱坞”的情况。他很替我奔波了一番，找了当制片人的朋友。可是，当时我还不走运，没有什么结果。他还亲自带我到他工作的“梦幻工厂”去参观，驾着汽车带我兜了一下电影厂的一处名字很好听的背景天片场地——这块地面积约200英亩，里面有一些永久性的布景，包括纽约的街道（有些是新式的，有些是旧式的黄石建筑），新英格兰、法国和西班牙式的农村，中世纪的堡垒，带有活动车身的火车站，装有鼓浪机和乡间小桥的湖泊，大学校园，飞机场，丛林的一角，柏树林，密西西比河上的汽轮船，三桅艇，土船，潜水艇，带有一所颓废堡垒的沙漠，等等。如果还缺少什么的话，还有